

# 逆境不改志 英勇衛家國

稅代萍

羅邦柱

出生年份 民國17年

出生年份 民國18年

籍貫 雲南省水湖縣

籍貫 湖北省宜昌縣

戰時職務 第201師602團2營  
第5連突擊排  
上士副排長

戰時職務 第201師602團2營  
第5連  
上兵

退伍軍階 陸軍少校

退伍軍階 陸軍上校



受訪時間 民國98年6月11日

## 稅代萍

### 從軍緣由

我從師範學校畢業，本來是在縣政府當科員，後來去重慶，但當時我在重慶沒有工作，索性去考青年軍。那時候是屬於青年軍203師，考上以後要提保證書，但我在重慶舉目無親，沒有保證人。後來恰巧遇到一個同學，他就幫我處理。我就編入了203師第2旅第6團迫擊砲連，並在重慶受訓大概兩個多月，然後到安徽的安慶步兵營，接著就開始作戰了。

之後到大別山、湖北省蕪春縣。到湖北廣濟時，國軍的步兵營在外圍被打的很慘，共軍層層包圍，企圖將一個團全部俘虜。因為共軍中沒有知識份子，所以希望青年軍當他們的幹部，也對青年軍

很好，當時我被共軍俘虜，只好暫時到共軍的陣營中當幹部。後來在夜行軍時，晚上伸手不見五指，國軍在途中埋伏，開始攻擊後，我就假裝倒下，一直躲在乾溝裡，躲到天亮，才終於回到國軍陣營。國軍後來在湖北又打了敗仗，打了敗仗後就回到江蘇蕪湖，來臺後，改為201師。

## 古寧頭戰役

約是民國37年夏季，因為青年軍年輕氣盛，所以就被調到臺灣鳳山五塊厝整訓，現在叫衛武營，以前日本時代叫五塊厝。那時我們在五塊厝整訓，真的是非常苦，穿紅短褲，戴斗笠，在大太陽下曬，苦的程度實在無法形容。之後就奉命要到前線去，本來是要到廈門去，但因為我們603團在廈門吃了敗仗，所以才改到金門去，到了金門後，就發生古寧頭戰役。

那時在金門沒有什麼部隊，201師只有兩個團，就是601、602團，戰役發生時，我們就守在一點紅互古寧頭中間的沙灘，那時候我是突擊排，我們沒有連長，上面就是排長、副排長，負責守營指揮所。

當天晚上我帶著排裡的兵去巡邏。因為我是突擊排，主要是負責營指揮所的安全。當巡視到第5連的時候，槍響了，我就趕緊回連上。回去時第一線已經失守了，大家退到第二線，那時誰也找不到誰，我就剛好在營長旁邊。到第二天早上快天亮時，我們聽到





民國38年2月於上海拍攝之從軍入伍第1張紀念照

## 羅邦柱

### 從軍緣由

我出生在湖北宜昌一個僻靜交通很不方便的村子裡。祖父母是從中原遷到湖北來，已歷經五代，信奉佛教，算是小康之家。家裡種田、種茶、大麥等，也釀酒、碾米。父親在民國35年被土共綁票殺害，家裡還有母親、哥哥、嫂嫂，而我的弟弟則死於民國32年的日本軍機轟炸下。我10歲進私塾，再讀國民小學，之後考取宜昌文都中學，那時住校。

民國37年10月，我20歲，就在宜昌報考青年軍第二期201師，第一次考試，因為身材瘦小，所以沒有錄取，後來我短報年齡3歲，也就是講17歲，才錄取上。當時是有感於國家歷經8年的艱苦抗戰才獲得勝利，但卻又有共產黨叛變搗亂，且想到父親是被土共殺害的，國仇家恨下，才毅然決然投筆從戎。

青年軍201師從四川出發，順江而下，沿途招收士兵。剛入伍，我並沒有立刻接受軍事訓練。民國38年1月，從宜昌沿長江南下，乘登陸艇軍艦，經武漢、南京再到上海。2月就在上海坐天行號軍



陪團長魏國鼎上校督導工作情形，右一為羅邦柱先生

營長在叫：「號母，號母！」號母就是號兵，叫號母就是為了要吹衝鋒號，就是要準備衝鋒了。

後來大家衝鋒，我看到第6連連長的傳令兵，被一槍打倒下去了，營長的眼睛也被打瞎了，趕快被扶到碉堡去。那時候排長、兵都找不到了，我與營部情報官一同衝至海邊，我拿衝鋒槍一直掃射，海面上的浮屍染紅了海水。等到天亮時，我排裡面10個很優秀的青年兵，受傷8個。尤其是第1班的機槍兵，頭被打掉一半。所以我對他們都非常懷念，青年兵都是很優秀的，有的是小學老師，有的是公務人員。現在我都不敢去金門，第一次打仗到金門，第二次送新兵到金門，以後我就不敢去了。回想起這個戰役，要是古寧頭失敗了，今天沒有臺灣。

若沒有金門古寧頭大捷、沒有登步島大捷，今日臺灣歷史就要改寫。沒有古寧頭大捷、登步島大捷，就沒有823砲戰。823砲戰是你打來，我打去，我躲起來就好，沒看到敵人。所謂打仗是刀兵相見才是打仗，你空軍、海軍再怎麼樣強，最後還是要陸軍來刀兵相見、衝鋒陷陣，才能有戰果！

該戰役，突擊排陣亡青年兵：張達成、劉華成、吳光懷、稅幹、陳勇山、徐永和、王光貴、黃更新、朱遠清等，共10名。受傷者，排長何國清，副排長張忠賢，上兵吳福遠、賀光錦等8名。我永遠感佩大家的英勇情操！



金門獎狀





艦到了臺灣，在基隆下船。接著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車到高雄鳳山的衛武營，接受6個月的嚴格軍事訓練。衛武營那時常常缺水，生活條件不好，就是受訓、打野外，穿著草鞋、紅短褲行軍。

## 古寧頭戰役



金門料羅灣碼頭工作情形

民國38年9月初，部隊在高雄港乘軍艦，整裝出發往金門，到達金門料羅灣下船，駐防在新頭。10月10日前後，我們201師調到古寧頭，當時就用蘆草跟當地居民房子的門板構築防禦工事、建碉堡。

古寧頭戰役時，我是在第一線，當潮水漲潮時，就跟我們碉堡的射口差不多高的位置，如果再高一點，海水就會進到碉堡裡面來了。

那時的碉堡不像現在是鋼筋水泥砌的，而是用沙堆起來的，還有門板、床鋪、蘆葦草，就像紙糊的一樣。當時我們的排長蔣柏林，是中尉排長，他非常優秀，是陸軍官校18期的，在我第6班的位置指揮，他拿著衝鋒槍打共軍，子彈打完後就直接拿著槍機砸共匪，他後來滿身是傷，到要換彈匣的時候，被從旁邊過來的共軍開槍打死了。我現在都還是非常懷念他，他的英勇真的是無法形容。只要我有機會回到金門，都會到太武山公墓祭拜他。



民國47年11月晉升軍官紀念照



軍職生涯所獲頒之各式獎章



民國97年5月出版之羅先生著作



民國98年8月出版之羅先生著作

## 穿梭陣地救傷兵

## 閔子清先生 訪問紀錄

出生年份	民國13年
籍貫	湖北省黃皮縣
戰時職務	第19軍 軍部連汽車排 准尉駕駛
退伍軍階	准尉



受訪時間 民國98年3月16日

## 成長背景

我從6歲開始唸私塾，唸到15歲，共唸了9年的私塾。家中有父母，姐姐、還有叔叔、孀娘，家境算是很好。在那個年代，我們也算是地主，家裏是請人來種田的。我父親開了一家雜貨店，叫順昌雜貨店。

對日抗戰爆發後，日本人打到我們家鄉來，到處殺人放火、拆房子。冬天時，日本人用車子把馬路旁的老房子拉倒，拉倒後就拿木柴去烤火，還好我的家人那時候都沒事。還記得有一次我的孀娘要帶我到她的外婆家去玩，經過田裡的小路，日本人的飛機經過就低空掃射，孀娘怕我被打到了，馬上把我按到田裡，撲倒在我身上，她說，她來擋子彈，這件事我還記得。

日本軍隊佔領家鄉後，我叔叔就帶我到江西省吉安縣的姑姑家裏。我大姑送我到奇萊汽車修理廠學習修車技能。我16歲就在那邊當學徒，學了3年6個月，出師後，也做了幾年師傅。23歲時，我在江西甘州開設汽車修理廠，白手創業，既當老闆也兼師傅，常常得自己下來修車子。

## 從軍經歷

汽車修理廠開不到1年，就發生了國共戰爭，那個時候國民政府正在撤退，我就進去江西省汽車隊了，他們也需要人開車、要人修載。到了汽車隊後，就跟著到廣東汕頭，結果又進了江西保養廠，保養廠到廣東汕頭以後，就改編成19軍。因為江西保養廠，有很多廠，不是只有一個廠，由保養廠來改編成19軍，之後就調到金門。在金門打仗的時候，有兩個軍，一個是18軍，一個是19軍，都歸胡璉司令官來管。

從江西那邊一路出來時，都沒得吃，就只能挖田裡的地瓜，打仗都要往前衝，我們一路都是衝出來的，打仗沒有平平安安的，開著吉普車，上面坐了好幾個軍人，我是駕駛，在行駛的過程中輪胎沒有了，那時候不管那麼多只想著衝，就衝過橋，衝過橋後，橋就被砲彈炸斷了！真是很驚險。

還有一次，要往廣東去，那時我開的是指揮官的車子，載著指揮官的衛士。我們要衝出江西一個





岸時，戰爭已經結束了。我主要是擔任駕駛，還有搭配副手，副手不開車，我們的眷屬還留在船上。

上岸後我們開始進行搶運，我們國軍的傷兵比較重要，先運我們的傷兵，長官指揮我們往哪裡運，我們就往哪裡運，中共的傷兵就慢點運。主要是從水頭、料羅灣往金門街上的軍人醫院運載，重傷的就載到飛機場，飛機再把傷兵往臺灣送。

我在大陸上已經結婚了，在船上時，我太太正身懷六甲，雖然擔心但也沒辦法，她也得跟著其他官兵或眷屬在船上等著，規定全部的眷屬都不能下船，都在船上待著。我們在船上時，一直聽到槍砲聲，一個晚上都沒停過。我下船時戰爭已經結束了，沒有槍砲聲了，軍人全部一批一批的下船去進行搶運，當全部都整理好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了，那時候眷屬才一批一批的下船登上金門。

作戰的部隊先下船，補給的物資則都還沒下船，到第二天才下，船上還有我們軍部的十幾部車子，吉普車、卡車都有，第二天才下船。我們不搶運彈藥，因為彈藥在前線部隊下船時，全都已經帶下去了，我們比較晚，戰鬥部隊老早就在金門了，我是軍部連汽車排，這單位是補給物資和運輸的單位。

一下船，我們除了搶運物資外，同時也搬運傷兵，路上到處都是傷兵，有的人抬傷兵，而我是專門開車的，倒是不用幫忙抬。國軍有站衛兵的士

城的城門，中共已經把城包圍了，不衝也沒辦法，只好拼了！衝出來後，指揮官竟然又要我再返回去城裡救人出來，我心想：「我若是再開回去，那不就出不來了？」指揮官說：「這是命令，你不開回去我就槍斃你！」他說槍斃可不是開玩笑的，真的沒辦法了，不聽命令也不行！當我開車要進城去時，還有國軍的衛兵守在外面，他拿槍對著我說：「你是不是要叛變，如果不是叛變，怎麼又要把車子開回城裡頭？」我說：「我奉指揮官的命令要回去救王副官！」這個衛兵還要我給他看指揮官的命令，我當時想：「他竟還懂得要看命令啊！」我回應：「指揮官是口頭講的，沒有給我命令。」衛兵便說：「那麼我不能夠放你過去，你要拿指揮官的命令給我看，我才讓你進去！」我只好再掉頭回去，見著指揮官我報告：「報告指揮官，衛兵要我拿您的命令才讓我進城，沒有命令不給我進城。」同一時間，我要回去救的王副官，他自己逃出來了，不用等我進城救了，這樣我才逃過一劫！指揮官真是拿人的性命在開玩笑，如果那時沒有那個衛兵擋住我，我就進去了，可能就沒有今天的我了，算起來那個衛兵救了我一命！

### 古寧頭戰役中主要的工作

古寧頭戰爭是晚上開始的，共軍的木船大概有二百多艘，從古寧頭登陸，上來兩萬多人，我們這邊就18、19兩個軍在抵抗，打死了萬把人，也俘虜了萬把人。戰鬥進行時我還在船上，沒有參加，等到我上



差假證明



兵，哪裡有傷兵需要搶運，他們就會叫我們過去，到處叫，一車一車的運，傷兵太多了！傷兵運完後就運屍體，屍體是一天就運完了。

運傷兵是這樣的，傷兵先集中在一起，他們那裡會有人負責照顧傷兵。運送時也已經分配好要送的地點、路線，有的要送醫院，有的往機場去，不會要同時送機場又要送醫院，有長官在指揮分配。

## 連續19天的搶運

記得那時要運的東西太多了，又要進行搶運，所以根本沒辦法睡覺。傷兵運完了就運屍體，但屍體太多，所以在海邊挖一個洞，一百多人就往裡面埋。在傷兵、屍體運完了之後，臺灣的慰勞品、補給品也來了，前後就19天、19晚沒有辦法下來睡覺。因為東西真的太多了，我們又只有十幾部車，其他人的車子有毛病時，我必須馬上去修，因為其他的駕駛兵都不會修。當時我就只能在其他人上、下物資的時候，扶著方向盤睡半個鐘頭。東西裝載完成，立刻被叫起來出發，連吃的東西都是伙伙烤好餅，挑一個擔子，站在馬路邊等我們，車子經過時就遞給我們一壺水跟一包餅，都只能在車子上休息，根本沒辦法下來睡覺。

戰爭的時候，上面叫我們做什麼就做什麼，那時候根本不曉得什麼是怕，現在想起來就覺得很可怕。



離職證明書

## 戰後生涯規劃

我是在民國38年11月從軍，民國39年12月退伍。原來是上士，在古寧頭戰役時，19軍的長官看到我又是開車又是修車，完全沒有休息，就升我為准尉技術員。到了戰爭結束後，我們汽車排就改組到運輸部，我在運輸部升到中尉，退伍的時候卻不能拿中尉的退伍令，因為年資不夠，才1年多一點，只能以准尉退伍。



民國39年第19軍汽車排全體官兵合影

## 金門之熊真英雄

## 鄔利先先生 訪問紀錄

出生年份	民國18年
籍貫	貴州省平越縣
戰時職務	陸軍戰車第3團1營 第1連 上士駕駛
退伍軍階	陸軍中校



受訪時間 民國98年5月26日

## 家庭背景

我小時候家裡是開飯店的，二、三樓是客房，一樓的四分之一是商店，四分之三是餐館。在那時候家境算很不錯的，所以才有機會去讀書。但是因為抗戰的緣故，也沒辦法好好唸書了，在那時候，抗戰沒波及的只剩下貴州、雲南、四川幾個地方，像廣西就幾乎全部完了。貴州還算不錯，敵人還沒有到那地方，但我們還是向四川的方向疏散。我記得在疏散的時候，我還挑了最重要的東西走，也差不多挑了20公斤左右呢！

## 從軍經歷

那是高中一年級時候的事。報效國家的話還能有點希望，但如果是留在家裡，國破了怎麼還會有家？所以就響應國家「一寸山河一滴血，十萬青年

十萬軍」的號召。當時上學才剛開始三、四個月，大家決定一起投筆從戎，那是民國33年，我們班級一共32個人，大家都說好了，要去就一起去，不去就都不去。我們有5個人的年齡還不到18歲，我是其中一個，當時才16歲。後來我們跟政府說，如果不要年齡小的，那剩下的年齡滿18歲的人也都不會去，因此我們32個人都從軍去了，那時年紀輕，什麼也抵擋不住大家那股報效國家的勇氣，因為我們看到日本軍人對待我們同胞的殘忍情景，激起了大家的憤恨。當時日本人的惡行不但引起了公憤，更堅定我們投筆從戎的決心。

我們是屬於青年軍，算是新軍，從軍之後我們經過很多的訓練，像是駕戰車、射擊的訓練，開始訓練的時候是在貴陽，後來移到了雲南，訓練完成以後就準備打仗。

從民國33年到38年這5年的時間，我打過很多場戰役，我們先在湖南的芷江，後來轉移到長沙、漢口，再到江蘇的徐州。那時候我們單位的戰技很好，所以就將我們單位分散，希望用我們的戰技去教導其他不瞭解的人。到民國35年底的時候，我們從徐



與同學合影





錯，所以我們才在金門打了勝仗。如果沒有打贏這場戰爭的話，整個情勢就慘了，中共要是拿下金門，馬上就進攻澎湖，接著就會到臺灣本島，那就不會有現在的臺灣了。

那時戰爭開始的時候是24號晚上，我負責10到12點的帶班，所謂帶班就是班長巡邏的意思。那時我們的戰車就停在沙美後面稍有一點高度的地方。當天晚上11點30分，我們聽見有三發砲彈從大嶝打過來，越過我們駐地在太武山腳爆炸，當時大家都在睡覺，但是在那幾天我們已經瞭解到最近的狀況非常緊張，每個人都有心理準備。砲彈一打過來的時候，我心裡就想：戰爭開始了！因為這種情況我們碰到太多了。他們砲彈打過來有兩個作用，一是指揮登陸部隊的方向，第二是確定攻擊開始的時間。

當時我迅速跑回去跟值星官沐巨樑報告，他是軍官的帶班，我是士官的帶班，我說：「現在有狀況發生，您趕快去向連長報告。」我則跑回去停車場，跟士兵說槍彈要準備上膛，先裝上去但不要拉拉柄。我說：「你們特別注意到，現在是敵人登陸的時候，可能很短的時間就會到我們這邊，要特別小心。」同時我也上了戰車，後來全連都上車了，當時已經夜裡12點多了。

州調赴山東青島，大約四、五個月之後，中共就從山東萊陽、水溝頭向青島攻擊。我們就在靈山、馬山、水溝頭一帶打了9次仗。剛開始打的時候我們也很緊張，但第二次以後大家就很鎮靜了。我們把靈山、馬山之敵殲滅後，向水溝頭掃蕩時，敵方潰不成軍，在友軍協同下，我們返回基地。之後再從青島到湖北漢口，接著到河南駐馬店、河南的上菜、確山、遂平，還有安徽的南坪，最後因徐蚌會戰被困雙堆集，當時戰況非常激烈，我們在雙堆集被包圍了21個晝夜，天天出擊，當時戰車上的乘員(含預備乘員)、補給、炊事人員都傷亡慘重。

之後在民國38年2月8號坐船到基隆登陸，行軍到新竹，也就是現在憲兵隊的位置。在那裡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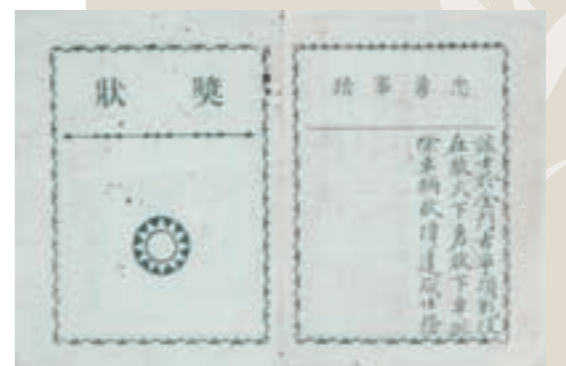
不多住了兩天，再坐火車到后里，又在后里待了三個多個月。

## 古寧頭戰役

民國38年7月份，我們奉命去金門，馬上準備要戰鬥，我們一邊偵察地形，一邊訓練新兵，慢慢的把戰技養成，後來就在金門打了漂亮一仗。因為我們有過去那些戰役的痛苦經驗，加上戰技也不



戰車同袍合影



民國38年10月頒發之獎狀



演習時陷在沙裡的66號戰車成員，(左)楊展、(中)熊震球、(右)唐再坤

當時我聽到連長的無線電中傳來，戰3連的排長楊展說：「他們排裡有一輛戰車在24號演習時，陷在沙地裡動彈不得，但是戰車前面現在大概有兩、三百名共軍在攻擊，他正在用最大的火力來阻擊。」

其實他那部戰車真的發揮了阻擊效果，不然中共部隊一定從缺口上來，只要到了公路，很快就可以上太武山，如果上了太武山，我們的部隊再多、再好、再精良，也沒辦法解決。我們聽到楊展排長的消息以後，全

連都完成備戰，就等待營部下達命令，馬上出擊。

那時全連只有7輛戰車在沙美。當時我們跟步兵聯絡不上，到拂曉的時候，我們就到瓊林待命，結果找不到步兵，也找不到指揮部。此時連長下令大家跟著他走，我開的戰車在隊伍中間，前面有兩台戰車，後面也有兩台戰車，連長在我戰車上。在任何作戰位置中，連長的戰車都是在中間的，我們就這樣慢慢地向壠口、東西一點紅的方向推進。到達壠口台地時，我們就看到楊展的戰車了，他們那台戰車的位置，正好堵住那個缺口。我們從他的左側上去，一上去之後發現很多共軍，我們就開始射擊，那時候不需要連長下命令，看到人就射擊，除了射擊之外，有些共軍躲在槍砲射擊的死角，我們

就開戰車壓，我自己也開著戰車壓，一壓就壓了幾十個人。

我們還使用榴散彈來攻擊，一個榴散彈裡頭有120粒鋼珠，出砲口後會在20至50公尺內爆炸，爆炸時像鋼珠灑出去一樣，威力很大。因為砲的壓力很大，那120發鋼珠爆炸就像120發子彈一樣，把共軍打得落花流水，很快地在半小時後就風平浪靜，什麼聲音都聽不到。後來我們用車上的擴講機喊話，叫他們出來投降，結果這一喊，好多人跑出來投降，就這樣把楊展戰車正面的共軍都清掉了。

再繼續往前推進到了海灘，看到那些共軍的船，看了就很生氣，我們每輛戰車分配幾條船，用3到5發子彈打船底，這下共軍就跑不掉了。打完船隻後，又在海灘的壕溝看到不少的共軍，我們用潛



戰車連合影





就在這個時候，好玩的很，在前面兩天都沒有碰到的共軍火箭筒，今天倒是碰到了，是從古寧頭那邊發射過來，因為地形起伏，而且距離比較遠，所以我們根本就在它的射程範圍之外。它的是小型的，不是中型或大型的，如果是大型的話，我們就吃虧了。因此火箭筒的砲彈射擊到我們戰車前，因為持續性不夠，就搖搖晃晃地墜落，這時我們心裡可高興哩，因為這樣子我們篤定安全，連長隨即下令全連集中火力以榴彈射擊，不到三分鐘，整個目標就被消滅，之後就再也看不到戰防武器了。

### 最自豪的事

跟從前的戰爭相比，古寧頭這一仗對我們裝甲部隊來說算是小兒科。但我們也抱著決心，就是退一步就沒有活的機會，所以這場仗不管怎麼犧牲、痛苦、煎熬都要堅持到底，一定要把敵人消滅掉。戰後胡璉將軍發給我們三十幾張作戰有功的獎狀，先總統 蔣公在39年也給我們陸海空的獎章，這是所有裝甲兵的榮耀。現在在臺灣，我們戰車營都秉持著裝甲兵的精神，互助、互愛、互信，同袍感情還是很好。



裝甲兵重遊戰場，於古寧頭戰史館戰車前合影

望鏡一看，發現好多人呀，只是我們潛望鏡才一轉過去，這些人就把槍從壕溝中甩出來，甩得好高、好遠，表示他們要投降，我們也就不繼續射擊，後來步兵很快就跑過來接收俘虜。

上午約9點半，向古寧頭方向前進時，看到海裡面有好幾百名游泳的共軍，連長叫我們各自就位找掩蔽的地方，不要讓海裡游泳的共軍看到，經過一段時間，等共軍進入有效射程之後，槍機就開始打，每輛車250發的彈帶全部打完後，游過來的共軍被全部殲滅，一個人都沒看到了，這是10月25日的大致情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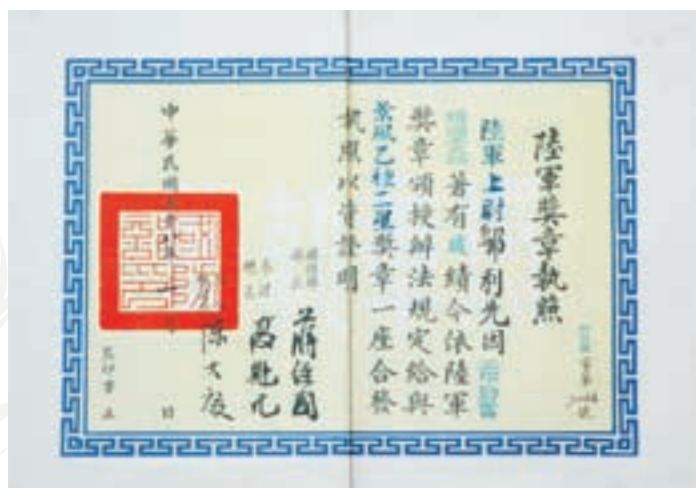
27號上午接到營長的指示，要我們跟第3連配合向古寧頭攻擊，目的是收復古寧頭，把那邊的共軍消滅，結束這場戰役。我們準時到達之後，第1連在右，第3連在左，我們從懸崖右邊包圍過去，但看不到什麼敵人呀！



民國39年11月乙種二等干城獎章執照



民國49年忠勤勳章執照



民國58年景風乙種二星獎章執照

## 專業駕駛支援砲兵

## 蕭智先生 訪問紀錄

出生年份	民國15年
籍貫	四川省資中縣
戰時職務	砲兵第3團第3營 第7連配屬201師 中士車輛駕駛
退伍軍階	陸軍士官長



受訪時間 民國98年6月5日

## 從軍經歷

我是四川人，母親17歲時嫁給了47歲的父親，兩人差了30歲。但父親因為好抽鴉片，也沒在家，我6歲的時候父親過世，都是母親照顧我的。但是當我讀書到十三、四歲，也就是民國33年，母親得了絞腸殺，也就是現在說的急性盲腸炎，沒多久便過世了。母親過世後，只剩我在家裡。不過我的個性很自立，一個人還是會去上學。

雖然我還沒成年，但因為家裡沒有長輩，還是和一堆人一起被抓去當兵。那時是晚上睡覺有人敲門，他們進來抓了我就走，東西也來不及拿，還把我的手反綁到後面，就這樣子被抓了！

送去當新兵後，我的運氣好，在軍政部特務

團，在重慶參加新兵訓練10個多月，日本就投降了。日本是民國34年8月投降的，我到南京去參加雙十節的慶典。民國35年，輜重兵團14團招考學兵，我就考取了。

## 來到金門

來臺灣是民國38年，我在5月跟汽車部隊一起來的。來到臺灣後，我先到基隆，再到高雄鳳山參與砲兵隊。當時我們是使用GMC十輪的大卡車，當時砲兵團要前往金門和定海，但是他們沒有車子，於是上級命令我們將車子交給他們，且人員隨車借調。我們砲兵10團和砲兵3團，各配兩輛車，一共4輛車就到金門去了。

到金門是9月，從料羅灣上岸。我可是第一輛上到金門土地的車。那時金門是沒有碼頭，需要等到料羅灣潮水漲到最高時，將登陸艇一舉衝上沙灘搶灘登陸，等退潮後，我們的車子和人員也才可以下來。車子開在沙灘上面是沒有問題，但開到乾沙的區域時，就沒辦法了。我把車上的絞盤放出來，勾在樹上，但是我一絞，樹就動了，所以不行，後來就想個辦法，在沙灘上打3根鐵的三角樁，將絞繩綁在上面，把車子的手剎車放掉、打空檔，絞盤慢慢絞以後，輪胎就會跟著滾，才把車子絞上去。後來還有201師的車輛、裝備，也是我們幫忙處理上岸的。





半夜3點我們開始遷移陣地，從沙美遷移陣地至後盤山，當車子開進後盤山，我下車時檢到了三八式槍的子彈。副連長說：「共軍已經到過這裡了，現在被趕到湖南村莊那裡去了。」我說：「湖南本來不是我們201師的嗎？」副連長說：「早就沒有了！」於是我們就奉命砲攻湖南的村莊，共軍才急往後面退。

我們砲彈打古寧頭那邊時，共軍在裡面根本無所謂。村莊的巷子比較小，房子又堅硬，砲彈打不通，戰車也進不去。所以李光前團長就帶頭，副團長在後面，只許前進不許後退地呈筆直隊型往前衝，這樣子才突破他們的陣線，我們的國軍才進入古寧頭村莊，才有古寧頭的巷戰。

最後一天下午，敵軍在古寧頭沙灘外面的碉堡裡不出來，戰車也拿他沒辦法。我們的戰車對困在碉堡內的敵軍喊話：「你如果再不出來投降，戰車可以把碉堡推到海裡面去。」共軍才拿著白旗投降。不過我還是在高地上看到很多不願意投降的共軍，抱著槍從懸崖往下跳，自殺了。

砲兵團除了第一天晚上投擲照明彈外，還有就是控制海面，讓共軍的木船沒有辦法回去。原本共軍計畫木船第一波是12點出發，12點40到岸，10分鐘人員下船。船夫再划回去接駁第二波的共軍來，兩個小時一個往返，預計兩點鐘再過

## 古寧頭戰役

從料羅灣上來後，第二天就開始工作，整理陣地，當時在金門很多地方都有砲兵的陣地；之後就試射，連長觀察地形後，回報砲陣地以決定砲擊高度或方向的修改，而砲陣地的指揮官是副連長，當時因為砲彈很貴，參謀要我們在三發之內打中目標，不然砲彈就白消耗了。試射完後，上面要我們駐紮在哪裡就駐紮在哪裡。那時候每天除了整理陣地外，還要去料羅灣巡視，我都載著砲兵，有連長、排長、副排長等。我們曾經從料羅走到瓊林，然後瓊林走到後浦、金城，往東走到官澳。

每門砲有砲長、砲手、填彈手等，一門砲共配置6人。砲兵在修整陣地時要負責拉通信用的有線電線，之後古寧頭戰役開打時，我們砲兵的通信都沒有中斷。

10月24日那晚，砲兵兩輛車共5人駐在沙美，包括我和另外一個副班長是駕駛，還有我們各一個助手、再加上一個修車技工共5人。到了晚上八、九點，外頭突然砲火猛烈，共軍的砲就打在我們陣地前方。射擊過來的砲打得很急，但我們不敢回砲，因為如果我們一回砲，砲口有火光，他們就會知道我們在哪裡，修正一點方位就可以打到我們了。兵團部收到消息後，通知砲兵，我們趕緊發射空照彈，海面上看得清清楚楚，知道他們過來了。



民國60年擔任美軍駕駛時之識別證



來，不要驚動我們，第二批是裝彈藥來，第三批是帶武器來。等到第二批來，就是兩點多鐘了，4點再來一批。但是偏偏風把他們往古寧頭吹。我們砲兵就從空中投空爆彈，空爆彈一爆的範圍很大，破片很有殺傷力，威脅船隻沒辦法把船隻划回去，船隻回不去的話，共軍就沒有交通工具可以再過來。共軍第一批抵達的人就有一千艘船、兩萬多人，但是都不敢回去了，這部份砲兵還是發揮了嚇阻的作用。

我們在高地，曾看到陸軍的裝甲車來了。還有一部戰車在後盤山翻覆，其他的戰車繼續上前線支援。雖然共軍有火箭砲，但是沒有砲彈，所以戰車就不怕了。當時我們還是在高地待命，而且配有自動步槍，只是因為砲兵不像最前線的陸



古寧頭戰役40週年紀念照

軍，我們是在最後面打的，所以並沒有碰到摸上來的共軍，而砲兵弟兄也都沒有傷亡。

## 搶救傷患

戰後我們就開著車子去搶救傷兵。先救國軍，再救共軍，傷兵都運至金城的野戰醫院。收完傷兵後，再收死屍，很多屍體都發臭了。我們運補的車就只有這幾台，就這樣連續運了兩個多禮拜，白天晚上都要運，因為屍體已經發臭了，要儘快處理以免發生疫情。從金門大捷後，到11月份，我一個多月都沒辦法睡覺，只能趁車子等候裝卸的時間才能睡一下。

## 戰後金門

戰後金門設有很多臨時檢查哨，因為金門這一戰雖然打贏了，但殘餘共軍換上601團、602團陣亡士兵的服裝行動，沒人分辨得出敵我。白天看起來都一樣，但到了晚上，他們集合在一起，到處搗亂。我們那時候有符號（胸章）來證明身份，等到通知要把符號翻過來戴，所有部隊的人符號就翻過來戴，沒翻過來的，就表示沒有被通知到，就是共軍，要被檢查哨留置。而我因為都在外面跑，所以沒接獲通知，符號沒翻過來，檢查哨就要檢查，但我說我是砲兵第7連的，就沒問題，像是有特別通行證一樣。島上後來還有密集搜查，從村莊到稻田、地瓜田，都徹底的搜，確保沒有人躲藏，晚上才少了殘餘匪軍的攻擊作亂。



# 從戎裝到白袍

## 周德光先生 訪問紀錄

出生年份	民國19年
籍貫	福建省上杭縣
戰時職務	第118師354團 團部連 上等兵
退伍軍階	陸軍少校日



受訪時間 民國98年5月20日

### 家庭背景

我生長在一個很貧窮的家庭，有父親、母親、三個姊姊、一個哥哥。我父親不務正業，嗜賭爛賭的，把所有的東西都賭光光了，賭光的時候就離鄉背井逃到廣東汕頭去。那時我二姊、三姊都抱給人家養，家裡只剩下大姊、哥哥和我三個人，都沒有飯吃了，債主還逼上門把家裡一點點值錢的東西都搬光光。我母親很可憐，日以繼夜的工作養大我們，一直到後來到她終老都沒有吃飽過，所以我在寫回憶錄時，每次寫到我母親就會嚎啕大哭。後來碰到我哥哥生病，怎麼都治不好，鄰居告訴我們說：「找天主教的修女來幫我哥哥看病。」結果也是沒有看好，可是我們倒是信教了。信教後我媽媽就去幫神父洗衣服賺一點錢，我們就讀崇真小學，

不用錢又有飯吃，過了幾年吃得很飽的生活，我的童年就是這樣長大的。

我們家老房子很大，後來住了一個排長看到生病的哥哥，就說：「我們營裡有一個醫生，我請他來看病好不好？」我母親說：「看病是可以，但我們沒有錢要先講好。」排長說：「我們不要錢的，我們軍醫給人家看病都是不要錢的。」這個軍醫果真不一樣，不但量血壓，還拿聽診器來聽一聽，結果真的讓他治好了，我母親很感激，所有醫生都治不好的病給他治好了。說真的，那時候我6歲還天真的很，說我說長大一定也要當軍醫！

### 從軍緣由

上杭縣成立了保安第四團，為了要能有飯吃，所以我就進去當兵了。說來我的命也真坎坷，民國38年5月下旬，上杭縣縣長、附近永定縣縣長、連城縣跟武平縣這4個縣的縣長，跟土匪合作聯繫叛變，我們第一天戴的帽子還是青天白日國民黨的，突然第二天就變成五角星，全部都換了。當兵也是很無奈啊！就算你想怎麼樣也沒有能力，反正我們就是聽天由命。

本來我當了共產黨的兵以後，共產黨因為兵敗，有機會讓我們回家，但回家的路上碰到國民黨的便衣，不由分說地便把我們綁起來，帶回到上杭的雷家祠分別關起來，一個一個審問。他們就是要





去就是30個，全部沒有了；我們是第二次，第二次上去又7、8個沒有了。我們連就那100人，衝了5次，最後剩下不到20個，那是很悲慘一個戰爭，戰爭是無情的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！

那個時候，大家年輕，誰沒有力氣，誰就在刺刀下傷亡。我們雖然是信教的人，但我們不殺他，就是我們被殺掉啊！沒有什麼殘忍不殘忍。在衝鋒的過程中，我殺了3個共軍，我還真的是命大。我們就這一個機會，到現在我心都這樣想，你的命怎麼樣就是怎麼樣，我是很相信我的命運的。

## 負傷經過

作戰這麼激烈我都沒有受傷，卻在戰爭結束後受了傷！那時已經10月27號，戰爭結束了。連上沒有柴火煮飯，就到海邊砍共軍被爆破的船板來當

民國38年11月頭古寧頭戰役負傷後於北投醫院與同袍王洪林合影



參加古寧頭戰役，當時衝鋒5次，沒有負傷，戰事結束後，10.25.因公差去海岸砍船板時，被地雷炸傷，隨後生車拖來台北就醫。

共患難好戰斗伙伴  
王洪林合影於北投  
醫院 38.11.7. 1949.11.7. 台北陸軍醫院住院

我承認當共產黨的間諜，但我沒有辦法接受啊！結果就被吊起來，腳半懸空踩不到地面，還以過電的方式來刑求我，那簡直生不如死！也只能招了！還好碰到118師上校兼我們上杭縣縣長李樹蘭，李師長一看到我的供狀，就拍桌子說：「小鬼，你這麼小為什麼就要當共產黨的匪諜啊？」我就用普通話說：「報告師長，我是被刑求的，我沒有當過共產黨的匪諜。」我告訴他是被上吊的、被逼供的！師長就把那個逼供的長官臭罵了一遍。本以為這樣就沒事了，誰知道後來那個長官不甘心，過一陣子之後，大概到了8月，我們有5個人被抓去靶場，半夜一、兩點被拉到靶場不就是要被槍斃嗎？5個人跪下，聽到3聲槍響，我身上沒有中槍，我和我的同伴兩個人活下來了都沒有事，之後就在118師354團了。

## 古寧頭戰役

我10月24日晚上10點到12點的時候站衛兵，共產黨打來的第一砲我就聽的很清楚，因為之前林書嶠團長有交代，若晚上聽到砲聲或有什麼動靜，一定要馬上把他叫醒，所以我趕快去報告團長！不一會兒，砲聲就像雷雨一樣打過來，團長一醒來就馬上下達命令及通報有關單位。

10月25日的凌晨，團部外面共軍已經攻上來了，我是在團部連，本來是不用上場打仗，但副連長要我們團部連出去打，我們也就上場了！第一仗，一上





耶！我一叫聲音這麼大，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！後來馬上就到了機場，我們那一架飛機只有3個人，就那麼地到了臺灣來了。

我們這是重傷，重傷救命啊！搭乘的是專機耶！那時只有我們3個人。結果在上飛機的時候，有很多長官在，讓我很感動的是，很多人來慰問，他們就一一介紹，雖然我都看不到，人家講，我就一一握手。最感動的就是我那師長，就是李樹蘭先生，他一來就跟我握握手，我說我以前是什麼名字，名字他都記不得了，我就說：「我在上杭，您救了我。」頭一次見到是在上杭，我的家鄉那邊，第二次是在金門，我當時非常感動。

### 戰役中最感傷的事

最感傷的是小王、小林都不見了，很多一起出來的好朋友都不見了。我只有傷感，只能悲傷，又還能怎麼樣，那陣子覺得前途茫茫，覺得生命脆弱。所以有時候人家吵架的時候，我就跟人家講，事情過去了就算了，沒什麼好爭執的，我們的生命還有什麼好計較的，我把這些都看得很淡泊，那時候我們沒有想到什麼前途，這些朋友一年之間通通不見了，今天還跟你講話，明天就不見了，更可怕的是還沒到金門的時候，今天晚上大家睡在一起，第二天就有人不見了，因為我們國軍說他是匪諜，所以裝麻袋丟到海裡頭去了，我們也不敢多問，就這樣不知道丟了多少人。

柴火。一共派了8個班去砍船板，我是第一個班，站在第一個頭。結果快到目的地的時候，我跟班長報告要小解，就落在隊伍後面。他們先走，頭一個人踩到地雷，結果是踩到我們自己的地雷，踩到地雷的前面3個士兵陣亡，其他的重傷，我最後。我整個臉都是血，眼睛也睜不開，其實我是趕上去的，不趕上去大概就沒有事。這個時候朋友喊我的

名字：「漢祥！漢祥！」那時候我的名字叫漢祥，我眼睛都看不到，他就過來抱我。我問他是不是共產黨砲又打來啦？他也不知道，就趕快背我到戰壕裡面去。大概過了半個小時不到，他又跑來我身邊說：「團長來了耶，你要叫啊！你不叫的話團長怎

麼知道有負傷！」因為我們在戰壕裡面，要叫出聲了團長才知道。那時候我臉上是有一點痛，但是覺得沒有很嚴重，就全臉都是血，眼睛也睜不開，都是沙子呀、砲片呀！但我朋友一直說：「你要叫啊，你不叫的話，團長怎麼會知道你呢？」我想，也有道理，他還說要叫大聲一點喔，我就「哎喲~哎喲~哎喲~」的叫，結果團長真的來了，他一看到就說：「馬上送到臺灣！馬上送到臺灣！」他看到我臉面都是血，不得了



民國40年10月12日  
實驗室照片

### 如願成軍醫

這次負傷休養完了以後，政府成立了兩個醫院，一個815、一個816。815就是現在雲林斗六的一個醫院。816就是現在台大公館分院的地址，我跑去當六級洗衣工，後來有機會當看護兵。也就開始補習，補習就到萬國道德會，那時候我住在雙連，到萬國道德會走路要整



民國40年10月27日周先生第一次做手術的助手留影

整一個小時。萬國道德會的補習班在武昌街的城隍廟那裡，英文補習班、什麼補習班都有，我們就到那裡去補習。後來有幸考上軍醫以後，人家放假出去玩，我在家裡死看書呀，不然怎麼辦，假如你不能畢業的話，就只能當護理員，也就是護士，或當藥劑生，就當不成軍醫了。不及格也不行，讀了兩年書，還要實習半年，半年中實習不及格，還是不能畢業。所以還是很嚴格的，從考上了軍醫以後到現在已經52年了。



民國48年1月27日攝於金門中學



民國48年4月於金門無愧亭



周先生所著個人回憶錄封面

